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纂

樂山王兆涵謹校

元紀○〔世祖至元十三年〕先是宋遣丞相文天祥至巴延軍巴延拘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時猶未知夏貴納款故再成以二閫爲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

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
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
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
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
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
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
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北
兵伏環堵中得免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北
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
創執杜沂金應以去沂應解所懷金與卒得逸募二樵者以貰
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
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宋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昀卽帝位於福州府改元景炎以
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
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
司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
國事皆決於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
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温州陳宜中以
秀夫久在兵閒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
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福安府
今福州

初臨安旣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
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累次瓜洲太皇
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
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

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
餉道博羅懼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
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
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旣而
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
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自食其
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部騎五千戰於
丁村自夜達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
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已絕阿珠復
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負米卒數千由是餉益不繼阿珠請於
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使
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

趣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
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
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
遇春開北門納外兵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
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阿珠猶
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
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
宋應龍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爲泰州諮議
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
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
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揚州旣破元兵攻眞州
益急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營中見孟

言身具略續編 卷八
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苗再成死

之

秦州新城在州北五里湖
蕩中丁村在揚州西北

宋知邕州宕昌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破因畱靜江總屯戍諸

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
三千人守嚴關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
退保臨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
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阿爾哈雅致書馬堅許
以爲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使
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
決東南埭以涸其湟城遂破堅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堅率死士
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堅家世以忠
勇爲名將至堅死節最烈淮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靜江堅

邀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詬不屈斷其舌以次剗刖之文
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麟以城
降堅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
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
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嚙牛啖立盡鳴角伐鼓
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
雷霆震城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
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
雅許以不殺招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乃
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

嚴關在興安縣西南十七里臨江未詳疑當作臨源在興安縣西陽

江導源靈川思磨山下至臨桂入桂江小融水在興安西東合大融江至靈川合灘水

大兵破建甯府邵武軍宋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宋主行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註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畱壽庚不遣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悉之此輩何敢誣

告卽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旣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

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
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
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
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謬德齊悉分賜從
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
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羅槃城今
元江州

十四年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
昌縣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猝
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
會鳳兵先潰恆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
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恆
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

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追兵以爲天祥擒之
天祥由是得與杜濬鄒鳳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
及幕僚客將皆被執

梅州今嘉應州鍾步在興國縣北方石嶺
在廬陵縣南空坑在興國縣西北循州今

惠州府

張宏範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
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
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
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麾軍連拔數
寨迴擣三江拔之中書左丞相行江東道宣慰使囊嘉特言江
南旣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
立部伍絕其擄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監設之弊
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

衣糧毋使闕乏帝嘉納之

三江口東西北三江合處也在廣州府北寨在其間

十六年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
顧凱知宋主所在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
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
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
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
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主居其
閒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
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
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
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
有韓氏甥在宏範軍中宏範署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

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也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宏範乃強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止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卽嘔泄皆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恆兵自廣州來會與宏範合守厓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聚畱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必翦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恆亦曰我軍雖圍敵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旣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成功也遂定議

與宋舟相直對攻宋張世傑部將陳寶來降己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敗還癸未平旦張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李恆當其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宏範將其一相去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聞吾樂作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艦聞其將左大守之必驍勇也吾其自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瀉恆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死戰矢石蔽空日中潮長南面軍復乘流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恆不能勝宏範所乘艦以布障四面將士負盾而伏樂作世傑以爲且宴少懈宏範回艦尾抵左大柵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蝟宏範度其矢盡命撤障伏盾兵矢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諸將合勢乘之自己至申呼聲震天俄而宋軍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宋主所欲奉宋主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尙八百盡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皙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廣王溺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閒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颶風忽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

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

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

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潮陽港在潮陽縣甲子門在海豐縣東崖山在新會南按上年

宋主是崩於硯州陸秀夫與眾立帝昀
駐蹕厓山也硯州在吳川縣南海中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

賢共推縣尉葉茂爲主繕治守具達春引眾萬餘攻之邑猶彈

丸城牆甫及肩梓發率眾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

砦達春等相顧曰城如碟子大人心乃爾硬耶遂親至城下諭

降城上裸譟大罵俄礮發幾中達春乃徙砦水南自冬徂春力

攻三十五日死者數千不能克久之茂出降元軍乃退梓發賢

堅守如故及厓山破參政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詬罵不已

時眾稍稍徙去心力頗懈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